

乱世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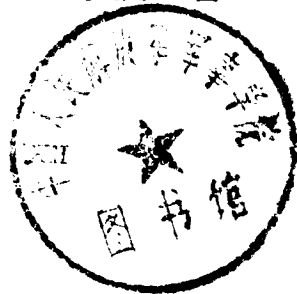
王宗汉 著



2 034 9070 2

乱世风情

王宗汉 著





2 034 9070 2

乱世风情
Luanshi Fengqing

王宗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 19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8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500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刘文英

封面设计: 安今生

统一书号: 10158·931

定价: 1.40元



丁 平 摄 影

内 容 提 要

《乱世风情》等四部作品，是作家对乱世生活的真实反映。

《“胡闹”七情考》以幽默的语言、别致的结构、生动的描写，刻画了胡闹在乱世年代里的喜怒哀乐和他与石寡妇微妙而耐人寻味的爱情生活。

《医林外传》里的马半仙，素以“医不沾官”自诩，可是，敌人的残暴、无辜者的命运，却使他转变了自己的信条，投向正义并与一个曾经被他医治过，后来，又被保安队长霸占的女人产生了爱情。

《野种的母亲》写了前方的丈夫置生死于度外，后方妻子却有了身孕，作为妻子是怎样向孩子和邻居解释的，又怎样忍辱负重，应付着伪军的盘查和舆论的压力。读后令人感到母性的光辉和伟大。

一个解放军的侦察员竟然同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产生了爱情，这是令人费解又极不寻常的事。可是，作家却在《乱世风情》中，通过真实可信的人物道出了其中的必然。这是乱世生活，也是值得人们思索的生活。

总之，作家通过摇曳生姿的故事情节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在四部作品里，让读者看到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并从中体察人生的奥秘，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目 录

一、“胡闹”七情考	1
1、雅号考	2
2、七情主“喜”考	13
3、七情主“怒”考	23
4、七情主“忧”考	32
5、七情主“悲”考	40
6、七情主“恐”考	48
7、七情主“思”考	57
8、七情主“惊”考	67
二、医林外传	73
第一回 市井传闻真真假假 道听途说虚虚实实	76
第二回 仙丹宝散惹大祸 医不沾官官沾医	83
第三回 杜震山拜师求医 马半仙还席辞徒	92
第四回 姚三姐披星“求医” 马半仙戴月“出诊”	100
第五回 身在乱世隐居闭目修真养性 红尘满眼塞听静悟四大皆空	108

第六回	逃避乱世，乱世难避 脱离红尘，红尘难离	115
第七回	识破真情方知错 大祸临头才觉晚	123
第八回	满眼风云滚滚 一派大江东流	130
第九回	医不沾官乱下止血散 是非分明投准接骨丹	138
第十回	挥手辞旧路 迈步上征途	147

三、野种的母亲

第一章	赶排集	153
第二章	丢了脸吗？	156
第三章	伤心的喜事	160
第四章	冷 遇	163
第五章	野种的父亲	166
第六章	可贵的“贱货”	169
第七章	胜利中的哀愁	172
第八章	寻 求	175
第九章	委屈的价值	178
第十章	眼泪往肚子里掉	182
第十一章	她要护住贼皮	185
第十二章	她走向柳林	188
第十三章	罪 名	192
第十四章	示 众	194
第十五章	江雾茫茫	199

第十六章	她心中没有含怨	202
第十七章	盼 盼	205
第十八章	跳进黄河	210
第十九章	追悼会	213
第二十章	战士的妻子	216
四、乱世风情		219
1、话说乱世		219
2、宽宽的清水河		226
3、车到山前		233
4、长长的羊肠路		243
5、车过三关口		251
6、动乱的“三不管”		258

“胡闹”七情考

解 题

中医学把人的精神活动称为七情，即喜、怒、忧、悲、恐、思、惊；《礼运》中又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解。”说法虽然有异，但总的来看，是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纳为七项，或叫做七种情态。

本文并非医学著作，也不想去探讨《礼运》，只是写了故乡小镇一个叫胡闹的人，对他的七情做番考证。

众生芸芸，何以独为此公作考？

那是前年，三哥出差办事，我们在北京相遇了，我俩唠起了一些故乡的熟人。他说：

“你还记得胡闹吗？你应当写写他。”

对于胡闹，我自然不会忘记的。他就住在我家后院，个头不高，胖胖的，秃头顶，有时牙疼，有时眼红，有时胃酸，总好闹些小病。无论是喜、是悲、是忧、是恐，他对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和和气气，说说笑笑的，很得孩子们的欢心。比如我们到他的碾坊去玩，把米糠弄翻了，他烦了。但他不吵不骂，而是从碾盘上抓一把黄豆粒儿分给我们，笑着说：

“去吧去吧，回家炒着吃，一个豆一个屁！”

记得有一年他把老马卖了，碾坊关板了，他只好沾石寡妇

的光，蹲市场去卖估衣养家糊口。这本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愁苦事，可他把估衣举得高高的，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一边抖着一边唱：

“花洋布的褂子，大尺布的袜子……”那憨直的腔调，欢快的表情，把集上的人逗得直乐。我们这些孩子也“转移了阵地”，由碾坊杀向市场，为的是听闹叔唱唱。

至于闹叔为何叫“胡闹”，我也不太清楚，仿佛听大人们说他常常办些糊涂事，被斥为“胡闹”。

我愿回顾过去，甚至在梦中常常步回童年，那山区小镇上青砖筑起的城墙，半倒塌的城门，稀有的大雪；那八路军的马队，战士们穿着靴鞢在雪地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还有在镇街上跑着的大马爬犁，妇女会唱的小调，文工队打的腰鼓，儿童团扛的扎枪，于兴洲戴的纸糊高帽，在寡妇门前的“光荣灯”，胡家碾坊新买的大叫驴……不过，倘若真的提笔去写胡闹，却又感到十分为难了。一是年代太久远了，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在记忆中淡漠；二是，当年我毕竟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对大人们的生活很少留心，即或知道一些，也难摸清详情实底。于是我想，要写胡闹，则离不开他的七情。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人以情为根，文学以真为本；无情，难现形貌；失真，难言善美。而要写准他的七情，则有必要做点考证工作，因此题为《“胡闹”七情考》。

下面，首先考证胡闹这个雅号的来历。

1、雅 号 考

胡闹姓胡，名茂。

笔者绝非妄加推测，因为尽管左邻右舍都喊他“胡闹”、

“闹兄弟”、“闹哥”、“闹叔”，但有伪满的“国民手帐”为证。那上面“姓名”一栏里，确确实实写的是“胡茂”二字。

而胡茂成了“胡闹”这也是事实，不单是大人喊，孩子叫，到后来连税捐局开的税票子上都常常把“茂”写成“闹”。

关于这“胡闹”雅号的由来，在盘山镇其说不一。笔者曾做过详细探访、反复查对，但终不敢做出定论。经过整理归纳，大体可分为三种说法，即“坑儿害女说”、“家业兴衰说”、“风流韵事说”。笔者愿将考证的资料录在下面，供故乡老亲少友鉴别，以辨真伪。

持“坑儿害女说”者认为，胡茂成了胡闹，是和他的儿女们有关。

其一，长子胡长太。

有一年日本人抓劳工，青壮年躲的躲，藏的藏，这个小县城里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头老太太和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了。大儿子胡长太说：

“爹，我也得走了。”

“你往哪走？”

“到集场子我三姨家躲躲吧。”

“那里就没鬼子了？你初去乍到，众人眼生，说你是‘浮浪’，你更跑不了。”

“就这么在家挺着？”

“挺着能行吗？”胡闹弯下腰，费了很大的劲从碾盘底下拽出个麻袋来，“这是两斗文化米，去，给石甲长背去。你跟他好好说说，求他在日本人面前给遮挡遮挡。”

据考，“文化米”即推得遍数较多加工较细的高粱米，在当年，这便是细粮了。

“爹，”长太站着不动，“咱一个月能挣几斗文化米，给他扛去，咱吃啥？税捐局来催三次了，再不把税票子充过去，还不得挨罚？咱自己还舍不得吃这么细的米，为啥白白给他扛去？咱……”

“咱咱咱！”胡闹也动肝火了，但他不喊不跳，弯下腰把那袋子文化米搁到儿子的肩上，叨叨咕咕地说，“这不也是为了咱？你没听老杜先生说吗，广仁堂药铺的二小子为了躲劳工，送去三斤半老山参！”

“咱能和广仁堂大药铺比？”

这样说着，胡长太还是背着高粱米走了，可是从此却没回来。文化米留在保长石东亚家了，儿子却被送到黑龙江一个煤矿里当了劳工。事后大伙说：

“保长正愁着交不上差，你送上门去了，他还不抓你？胡闹！”

（笔者按：此说不确。细细想来，老胡做得也并非无理。那年月，当保长的谁不吃这个？为了躲劳工，带着礼物去通融通融也是常情，可是碰上了这个连吃带拿的石东亚，他胡茂又有啥办法？由此可见，这件事与胡闹外号的来历无关。）

其二，次子胡长安。

二小子长到十九岁那一年，赶上了验“国兵”。儿子愁得趴在炕上哭。

“你哭什么，从今天起，别吃饭了。”

儿子把脸从炕上抬起来，困惑地看着爹。胡闹接着说：

“事变那年跑‘麻烦’，我躲在苇塘里饿了两天，眼花心跳。有病的人能验上兵？”

“离验兵还有三天呢。”二儿子说。

“三天怕啥？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可是胡长安长得膀大腰圆，验兵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全没

查出毛病，到头来还是给拉到南大营去，当了“一个豆”的大眼兵。

于是有人说：

“让孩子白白饿了三天，胡闹！”

（笔者按：此种说法也不可靠。伪满验国兵，为了混过去，哪家不想点办法？不是胡茂的主意错，只怪二小子长得太结实。笔者若是三天不吃饭，不用说去验兵，恐怕连笔都拿不动了，足见胡茂此一举并非胡闹。）

其三，女儿胡长云。

女儿胡长云到吉林市念女高，是日本人倒台前二年的事。老胡拎着柳条包去送女儿上火车的时候，街坊邻里就在背后说话了：

“让那么大的姑娘出门在外念洋学，他就放心？胡闹！”

（笔者按：这种说法更经不起推敲。老胡早年丧妻，他又当爹又当娘，到底把老婆扔下的二男一女拉扯大了。他指着一匹老马一盘碾子开个小碾坊，起五更爬半夜地挣那一脚踢不倒的两个钱，自己不抽、不赌、不嫖，有时喝一两盅酒，那也是在遇见喜庆事的时候。他口挪肚攒地供孩子上学念书，这一切本是老胡有本事的铁证，怎能说他是胡闹？再说，胡长云去吉林市念女高是一九四三年春天的事，而在长云刚刚冒话的时候，陈马车就好逗她：

“你姓啥？”

“姓胡。”

“你爹叫啥？”

“胡闹。”

“你叫啥？”

“小云。”

“不对，你一天不是哭就是闹，又是胡闹的姑娘，你叫小闹吧。”

从时间上推算，既然在女儿孩提时就代父亲荣获雅号，可以断言：小云成年后到外地求学，绝不是父亲雅号由来的真正原因。）

持“家业兴衰说”者提供的是：

胡茂本来是个石匠，由于力气大、手艺巧，日子倒也混得下去。方圆几十里地的碾子磨，大部分是他铲的，镇街上一些大户人家门前的上马石下马凳，庙上的石碑石炉，大部分也是他雕的。手艺人嘛，只要有活干，就能混碗饭，干的也好，稀的也好，一年四季总是空肚子的时候少，这在手艺行里，算是走红运的了。就是“九·一八”大炮响了，他胡茂的生意也没冷落多少，因为人要吃饭，就得推米磨面，哪家能离开碾子磨？不过事变那年冬天，胡茂的生计受到了影响。兵荒马乱，整个关东遍地拉起了军头：有抗日的，如盘山游击队；有散兵游勇，如东北军十四团；也有打家劫舍的大小帮胡子，如大绺子滚地雷。这一年傍近年根的时候，滚地雷为了换脚手，打开了盘山镇。点灯后进的街，镇子里响了半宿枪，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枪声才住下。穷手艺人不怕偷，不怕抢，胡茂在炕墙根下铺张狗皮，睡了半宿好觉。鸡叫二遍了，猛听到有人不住点地敲窗户，胡茂只得推开房门走出屋去。院子里站着七八个手握钢枪、身穿花衫的汉子，胡茂一眼便认出，这是滚地雷的人马。

“老大饱财。”胡茂一抱拳。

他们并不搭话，其中一个大个子上前抓住胡茂，把他拉到院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认识我吗？”

胡闹愣住了，他怎么能认识胡子里的人？他动了动嘴唇没

敢出声。

“真他妈的是肉眼凡胎。记住，我是辮子里的‘上线员’——大黑塔。”

“下次见到好汉就能认出来了……”

大黑塔又指着地下躺着的一匹大马说：

“这四脚力腿上挂了花，你给养些日子，过些天我们就来人把它牵走。这是一匹千里飞骑，你养好了，辮子自会有重赏；若是出个一差二错，就用你顶帐，大当家的骑着你穿林过岭！”

没等胡茂搭话，他们跳上马背走了，把那匹断腿马留给了胡茂。

胡茂并不想得到重赏，可那马若真有个三长两短，胡茂有几个脑袋呢？他只得精心调治，怕惹出麻烦，不敢把牲口牵到兽医庄上去看，只好请同院的老杜先生给开了八服“接骨汤”。一个月把马腿养好了，第二个月马喂上膘了，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了转年秋天，滚地雷还没派人来取马。那时候妻子已经下世，孩子还小，胡茂不敢把马交给孩子们喂，只有自己整天守在家里。要手艺的出不得远门，两手一闲，肚子就空，一家四口眼看着要断顿了。胡茂把陈马车找来了，从小在一起玩的光腓娃娃，心里话可以跟他说说，胡茂把这匹马的来龙去脉及眼下的艰难处境悄悄告诉了陈马车。

“大兄弟，我是离不开，蹲不起，就象两手捧个刺猬，拿不起来放不下，你看该咋办？”

“把马卖了算了。”

“他们要找上门来呢？可要惹出大祸！”

“那你就给他们送去。”

“他们的脚踪神仙都摸不准，何况我这肉眼凡胎？”

“你跟我学吧，拴挂马车，在街里拉座儿，也能混碗粥

喝。”

“拴车？傻兄弟，空嘴说白话吗？哪来的钱？”胡茂把声音压低了些，“我后院还有一盘碾子，是去年春天铲的，还没卖出去呢。我想把碾子安上，用这匹马开个碾坊。他若是来了，咱把缰绳一递，算是交了差，我再去当我的石匠；他们没来之前，我就用这碾坊挣个三瓜两枣的先糊住这四张嘴。”

碾坊真的开起来了，可从小就要石匠手艺的胡茂哪能干得了这个？第一年把他累得跌倒爬起，四个肚子还没填饱，日本人进了盘山镇以后，老胡的日子就更混不下去了。乡绅官相勒大脖子不算数，从初一到初五还得推“官米”，一年到头春夏秋冬四大季，要交四次“奉仕”粮（又一说“勤劳奉仕”叫“国兵漏子”）。鬼子进街的第二年秋天，老胡拿不出粮米，逼得他拿根小绳去上吊。正巧石寡妇走进碾坊，“哎呀”大叫一声，扔了手里的糠盆子，跳上碾砣，把梁上的小绳拽下来问：

“云她爹，你这是干啥？”

“粮米交不出，官家一天来催七八遍，活不起了！”

“你就死得起？”石寡妇把老胡推下碾砣，“长太、长安还好说，你两眼一闭，丢下小云怎么办？我家若不是有个小海，找条小绳还费难吗？”

老胡长叹一声，一屁股坐在碾盘上：

“碾子整天转，推米上千石，可到头来，孩子大人吃不上一顿管饱的饭。再说，你大嫂给我扔下这一帮张口兽，我当爹，又得当娘……”

“嗨，我还不是，当娘，又得当爹……往前混吧。”石寡妇把话打住了，过了半天，她说，“若不，再把那石匠手艺拣起来吧？”

“这匹马扔给孩子，能喂得了？”

“卖它！”

“滚地雷若是回来管我要马呢？嗨！”

老胡没死成，仍然挑着碾坊的门市，日子却越过越累了。外人不知底细，就在背后议论开了：

“好好的手艺不去要，开什么碾坊啊？胡茂哇胡茂，我看他是胡闹！”

（笔者按：虽然这只是胡闹雅号来历的一种传说，但是可信程度较大。直到光复后，一些老年人一提起胡茂的石匠手艺，还都为他惋惜地说：

“那才叫能工巧匠呢，南门外那对石头狮子就是他一手雕成的，可惜他把这一身艺白白扔了。胡闹胡闹，真没叫屈，他实在是胡闹！”

然而，倘若胡闹的雅号真的由此而得，胡茂却实实在在受了冤屈。除此之外他又有什么好办法呢？那马卖不得，送不回，他胡茂走不开，蹲不起，这是逼出来的两全其美之策。）

关于胡闹雅号来历的第三种资料是“风流韵事说”，此说由胡茂与石寡妇相好而得。

持这种观点的人，列举了一堆事例。盘山镇虽小，但无论是胡闹还是石寡妇都还是不足挂齿的小人物，而对他们的男女情、风流史，大家却看得很重，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无人不晓，讲起来自然是有声有色。

石寡妇男人石庆祥是个成衣匠，活到三十岁那年，突然得了断肠病（据考，即急性阑尾炎），腿一伸，走了。他给媳妇扔下了两件遗产，一是儿子石海，和胡闹的丫头小云同岁。石海长得虎头虎脑，待人有老有少，据说就是“八字”有些不好，“犯官动相”。他妈让他“躲躲星”，他又偏偏不躲，结果念优级二年的时候，因为和一个叫佟望春的国文老师处得甚密，